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五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　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月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

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師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發被涵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鬭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闗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

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旣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

富商大家致開平沙静附近之粟别設重購貿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撙節謹

惜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徙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前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

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

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
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
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
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
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
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
白雲宗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貲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
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刼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

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甘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户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故之得吏曹官資高下

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葢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

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趍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閭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

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曽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黒軍萬户義之孫征行百户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宫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録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

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謇謇䛒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頷頷和城與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

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縉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趍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户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宫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為内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

傳其書幾偏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重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黄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

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業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是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閫

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鼎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牖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

不能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畢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

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凛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

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黎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佘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琹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

其敢緩乎故為之銘曰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
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與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
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
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
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
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

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

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
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
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
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
第調兗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
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
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
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

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益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笱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與三世矣而風

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亦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

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兒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户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

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言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䰟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葢工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

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絶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益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戸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糧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旣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子

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
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
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强生挺
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
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
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
善集銘曰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繄子之功功緜名藝仁
宗之世積拜寵愳先朝文典孰究孰承慨兹其微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暾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悦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暾矣一夕暾感

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遡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慼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

能贅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
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門子三人暾明其幼禄女二人
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
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寀有餼兮醴有尊不少延兮誰
怨樂玆丘兮勿諼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從滇遂為
滇人曾祖考諱世棟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連龍職天

兵南指以其衆内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禄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户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户田有隱金穀逋懸省檄
君往括治考覈虚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
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郎嵩
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
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
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城營江頭别墅將請老不許省
復委推事建昌麗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
渡瀘水感瘴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

遺訓子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僰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照磨曰昇仁德路儒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其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諸孤伻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爲習獷

愎喜爭尚有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益悉其為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維南有滇限邛僰皇風遠被為樂國生斯牧斯揭乃職半剌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獄犴有宽我為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甡甡孔蕃殖喪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囦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冣之母也世為浚都鄢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穀由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紃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祀之夫

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丱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弇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未冠令舉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于
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

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人杜悉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

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為銘義不讓迺銘而授諸來者銘曰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罹子福少也稚弱玉節閨房歸于夫家組紃含章教子俎豆不縈于遷弗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

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迺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斁譬彼種稑我稼則穫且庤錢鎛洹泉出山糾流相西欝欝栢松奮蔚之隮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祔之恊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不畏帥而

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滙于京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録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為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為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敎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為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録事攝

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
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
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
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
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
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
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
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

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
與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産倪萬户脅張
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
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
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
死者過半下令寛征賦以䘏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
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嗛牛耳鳴號
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

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
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
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邑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没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
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
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為之
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
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

駁文豹天霓女一銘曰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没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顧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

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歷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朱及壯有學行辭章廩廩趣老成人初師里

士劉福逮習舉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瘵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拔並舍大木似翁簪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孫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麐麛不如犢騶之

不翰轂不如蝦蟇其有據無與之爲愈隨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椮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元文類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李蔡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元文類卷五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益本欒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錢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己酉燧長翰

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横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礱石所資成材非一二子獨加意其師豈不篤於在三之義足矯浮俗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禄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㦸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

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
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
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
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
魯廷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為監
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縣涅妄
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聲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

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丞作晏休誨誘
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羣
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成均作則井然有條
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實天成宗繼序圜丘請謚太
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
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
内廷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

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邱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槀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

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歴臺諫而又有
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
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朝去尉東明自致終喪
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咫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
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動起布衣于定敦教祁祁
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
躋淵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卓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詠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顧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遊宅左

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冑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墩自河内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冑友也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胥是曹不可得其剛然北面儼侍裕廟東宫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

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

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賊國諸不法彼顔誣公

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

來怒隣婦力明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

西京宣慰使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

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

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歴皆分

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

門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寛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讎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

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司憲諸君下會王

相府伯巴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臨

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𣫍檢

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貢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

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

程思廉發㪉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

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㮣其考

已疾行至衢而卒公與凡櫺葬之衢西輝之蘇門周下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瘠骨見衣表弔哭之見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明讓賓敬之道誾誾然先生成法也爲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訖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線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衢不可留且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閒方督課有績其

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苫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喜公録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抆淚擲筆數年終不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將泣請且使其子曹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將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没其夫

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禄雖官而不顯居頤樂
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
君孫勝白公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
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
公豈其苗裔耶銘曰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
道耒曉學不篤耶得咎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
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𥺳角敢言人
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枝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

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河内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鄜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王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

偕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没産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益郕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户於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静安黒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覯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

懐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泰以户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懐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懐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絶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

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懔聞其好學
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堉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
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
季惟寅銘曰荀卿子言譬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
可用為君方惟懔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
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復
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
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求縣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剌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剌猶城守礟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鼠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

公兾州軍民總管别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召閑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陜之西部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鼠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托克烏托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强俾與

開國勲臣苗冑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
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佽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
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
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
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葬兆封原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
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禄以終年八
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

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
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内者每在乎風紀之官
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
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
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
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
别塋順德李焉村若不同穴既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

吾家巂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陜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縣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彝秉彝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若諱死亦惑哉如

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没即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

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
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
魂遊徜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
遣其少子可亨挐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
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雍哉遠
而勞焉乃迺本之曰魏氏緜唐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
居桑乾桑乾爲今弘之順聖遼有延昶者生中奉大夫
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兕答館酒使子貞

兜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芴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谿兜答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兜答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蔭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榷使抽税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羸籌民不苛之入

副堂厨庫又為使改文繡翰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
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筠琉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刑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肅公與特
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琉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
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禄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度
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
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

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勤惰已則雁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昆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

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廚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

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由吾季曽鉅鹿輔政兹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啇為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晁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

行巖巖可述銘曰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懐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應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頼藏偶失故所䰟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膴膴𣙜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馹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誄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孫刻之墓神道是不没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益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帖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

間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曽大父遷邢著户版大父資禄妣韓父彦成妣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欒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禄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曽孫男三曰長孫祖孫澤孫曽孫女三先生卒之歳為延祐丙辰月為辛卯日為乙亥葬之日已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藴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

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涖銘之也宜辭曰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芳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賛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歴臺省論事持

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為盜或論為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鼂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為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娟其額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額然以疾屢在告衆吏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

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冢嫡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為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劘上者臺臣為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趨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頗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

十九日卒官於咸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容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己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為狷余為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為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剸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褭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櫝異囿於小官而不

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勲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為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户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府經歷仁宗皇帝在東宫時常因事得見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

其姓名是時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儁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傅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畧不少自衒鬻才得為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為丞相器重而君丁内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為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寘省部要地皆不

得久又常以文書為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東大水民多徙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淅大郡獄尤夥君決遣之數月乃至無事憲府以其狀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皆幼重為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集為博士故其葬君

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為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為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歳矣為千戸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戸公竟無子而殁遂以為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為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

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俾永貽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受業者知以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

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于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興元公旹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

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静有學未甞不嘆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殁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豈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從大名之東明大帥向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王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

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絶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鬻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泂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録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

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恭孫三人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之齋前以為山曰對

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欝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先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户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

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刎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

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奇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畧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

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巴延將大軍渡鄂州江命别將阿里海涯率萬户張興祖軍分徇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黄必達張虎諸軍譚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既襄事輒屏跡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贖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

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平樂原先考萬户府君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黒軍萬户㑹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

適張林一適侯闓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興賊雜蹂洊臨其民獨眞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焉而今爲眞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日君識其爲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學進有官於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閥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眞定挺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則侈其迪

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甥維彥日肆於
文克表外氏纘玆勞功刻待墓門維以亢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茹哀
請於馬祖常曰子與子同登進士第又同官於朝先人
生世以迄於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以不合於時者
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為文沂之述諸狀者
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周畢公高裔孫㸃事晉更

十世得列為諸侯減於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户部侍郎山甫始著於家牒子三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益世閥遠矣曾祖諱鋭金尚書户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使河中詰總帥完顔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間關轉徙占籍真定力學砥行起家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歴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歴君居浚都為士子經

師尤長於詩歌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忍訣弗敢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滂饑郡無賴起績溪盜敓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廪以賙𧢲隷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供玉面貍四十畢罘不獲則轉購他邑㢘貲毒民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吏循格不究君一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春秋飭其粃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有寓望吏

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郡守爭為鼓譽
江浙行省屬録寧國太平二郡囚又屬考覈江陰錢穀
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
盜有枉為殺誅者吏黨援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
為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殺誅
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
霖潦水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
詣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鱉矣

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適浙西廉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辯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趨白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冤而君終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無為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

免歸階前資遣承事郎監黃池務税以至治三年五月十三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州某里之原娶杞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勤苦為文章厲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為崖機其官業行已之畧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為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為書言任人别邪正養民重守令法

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唐詩書尊俎詠歌息偃泊然無毫髮世俗慮撫育諸孫子姝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為之不知為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

天興之變國土瓦裂焚剽剪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孑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其德以歿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兹歟是宜為銘銘所以使後世為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黻𫄸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晳也彪炳而文立其嶃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修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磵王公惲俾天爵狀以謁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邈君世有繫遠益畧茂先昌祖字諱錯

無極從恒遂地著曽祖公亮德潜爍祖讓事金刺嵩洛
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
母王滲瀡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褖
師軸友惲敬不詭言倍過行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
重屋丌冊示尊閣修名爾然日孔灼蜀憲聘掾以養却
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俗儷代之王賢以媅
胥恒補吏晉臬推女章夔兮死未妁子子克敏齒踰弱
王侯不事斯道卓幹母之盬子職恪懿君學易惕準矱

顧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鑠頼士載辭傳磊硌
抑本茲銘不已作詛之言者蘇天爵

元文類卷五十五